

兼濟堂文集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六 李觀風錄序

重刻楞嚴經會解序

心經註釋序

太上感應篇序

萬善圭旨序

瓊瑤佩語序

為善要覽序

好善編身世言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李望石勸善書序

勸誠圖說序

戊子山西鄉試錄序

壬辰同選齒錄序

庚戌科會試錄前序

畿輔校士錄序

恒郡觀風錄序

胡司李觀風錄序

刻鳳集序



南和課士錄序

申隨叔制藝序

宮宗袞館課序

白仲調制藝序

和鼎實窻藝序

趙問源制藝文所序

宮宗袞窻藝序

王欽四文益合訂窻藝序

兼濟堂宦稿自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袁豫窻藝序

舉業指南序

孫鍾元先生壽序

王瞿庵先生壽序

太守崔公壽序

謝路然先生壽序

謝晉石邑侯壽序

獲鹿丁邑侯壽序

陳日寰先生壽序

樂城趙邑侯壽序

廣平沈太守加級序

贈紀江波補中翰序

贈連生入泮序

贈杜子靜序

贈隆平唐尉序

送勤姪歸彭城署中序

贈潘藏山序

貢監齒錄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李知元壽序

贈王守仁序

贈張士人序

贈張山文序

贈平山太守序

贈知縣序

兼濟堂文集卷之六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一勳同較

荔彤

重刻楞嚴經會解序

臣聞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也神而化之使天下各復其性而已觀尚書所載克明峻德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光被四表豈非帝德之所施暨無人我無遠近無上下渾然一性體之昭融也哉故三綱五常性之理也禮樂教化性之用也寃之堯舜事業如浮雲則性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一

體寂然不動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古之人有言曰聖人精者以治身其緒餘以及天下非岐身與天下而二之也明治身之外無所謂治天下耳逮夫三王其所以修身治世者猶得此意自周衰降而爲春秋戰國三皇五帝性治之意蕩然無復存者惟以功利戰爭爲事於是仲尼刪詩書定禮樂教天下萬世之人而孟軻氏復闡明性善之理以拒當世之淫辭邪說後世性學所以不墜者孔孟廓清之力也先孔子而生於西域者有釋迦牟尼氏說法四十九年爲小

清康熙
重刻
雪煥藏本

始終頓圓五教其經不下數千部而萬行首楞嚴經以頓爲宗通於終圓尤諸經之總彙傳心之要典也天台智者論說此經以入法爲名常住真心爲體圓通妙定爲宗反妄歸真爲用上妙醍醐爲教相然臣詳觀大意其要在使人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無貴乎多聞薰習而其實行則在戒淫戒殺戒偷戒妄以圓成此心而已四行堅實而後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滿足無漏四行失檢雖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猶弗知矣至於徵心辨見歷闡夫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二

界與十仙三有之非皆所以反覆開悟而使人入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之路也是經之解已非一手而元沙門惟則會解最爲詳明於經所云一路涅槃門彈指超無學得標指見月之義蓋明心見性之津梁矣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仁心敷布湛恩汪濊海內元元脫離兵革登於衽席遐陬慕化重譯來朝所謂凡有血氣者莫不尊之爲元后親之若父母猶以爲養而不教非所以循三皇五帝之隆軌也於是闡周易崇孝

經頒勸善戒殺之書申表忠儆心之訓凡以化導臣民同歸至善永止刑殺共樂恬熙茲者萬幾之暇復覽楞嚴會解之書超然玄悟有契香齋職教聖衷重命梓人黎棗一新夫豈悅其文義耽其幽渺哉良以今天下之人久在陷溺未悟本性淫殺偷妄習靡成風止之以法未若止之以教故旣以五帝三王所以化民者道齊之而復以瞿曇氏所以覺世者誘掖之仁覆萬物之盛心蓋過化存神與天地上下同流者哉昔明太祖以佛爲陰翊王度王通大儒亦稱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

佛爲西方聖人夫四海聖人心同理同四海愚夫愚婦與聖人亦心同理同心理同而性無不同

皇帝之以是爲化導助也亦使天下之人同歸於本性之至善而已矣因

命內閣諸臣論述以臣介之愚陋庸淺亦命進其芻言以隨拜颺之例臣不揣聾瞽敬述

皇上所以刻經之意如此俾讀是經者皆知遵道遵路之義焉

西方之教儒者或難言之蓋唐虞大聖言入心道心
精一執中耳未嘗言及空虛寂滅也豈聖人有所不
知哉聖人以爲吾心本如太虛故指其危微者使人
知所操存以爲應世接物之本而此意存而不論矣
乃文王係艮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則蘊空之說早已先之是釋氏之旨聖人之所兼
收而不遺也莊列之書卽言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
貫金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爲之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四

中天之臺其高千仞是則見於震旦已久不但漢明
帝時始入中國也若四十二章則由白馬西來耳而
心經一卷尤爲釋家之總持法門大約不離空虛寂
滅者近是家蓮陸於溫經之暇復旁及此爲之註釋
大意甘露醍醐超然別解夫豈謂其言之可以經世
哉其自序述孫先生之言曰彼原是外方一種清虛
道理不受羈縛高人斯言也可謂篤論矣自漢以來
雖有君相欲滅除其教者而究不能行蓋吾儒超出
萬物之上而彼拋却事物以求之亦非外此心而別

創一徑路也大道渾淪何所不容哉使世之爲學者
身在人倫之中果能返觀內照舉根塵而盡空之不
汨沒於聲色利慾安在其非聖人之徒也安在此經
非典語之鼓吹也吾故爲之弁言其首以示世之佞
佛而不知佛之道與闢佛而未悉佛之深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五

淵而不昧澗之魚與關輪而未悉佛之深者

其典語之鼓吹也吾故爲之弁言其首以示世之佞

佛而不知佛之道與闢佛而未悉佛之深者

佛而不知佛之道與闢佛而未悉佛之深者

佛而不知佛之道與闢佛而未悉佛之深者

太上感應篇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是感應之說也中庸云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是立命之說也聖賢教人諄切如此而世之懵懵者或以爲善未必蒙福爲惡未必蒙禍又或以禍福爲適然之數而悠悠任運不思所以斡旋之豈足以知天人之際乎太上感應篇立命功過格無非勸人爲善之旨也蓋與易中庸所言無二其書之醇慤無疵者乎夫爲善無近名積德累仁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

非以責報故先儒云無所爲而爲之義也有所爲而爲之利也今欲爲善而區區計較於美好之報得毋有市心乎魏子曰不然感應者亦信其理而已矣理得而數在其中善卽是福豈於善外尋福惡卽是禍豈於惡外尋禍中庸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蓋知之以誠也是之謂立命而能自定其天矣余幼奉庭訓觀覽此書暨丙戌以後奉行惟謹亦旣稍稍有驗年來刻者益衆尤懼弗能廣也乃復校而刻之以公於衆嗚呼一人奉行善在一人人人奉行善在

人人無所爲而爲之聖賢也天將應之卽有所爲而爲之亦不失爲淑士天豈有不應者乎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以是夫若知之而不爲爲之而不克要其終弗克自立命其如人何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仲文自立命其如人何

仲文曰吳夫語時之而不爲爲之而不克要其終

爲之而不失爲淑士天豈有不應者乎易曰利者義

之和也以是夫若知之而不爲爲之而不克要其終

萬善圭旨序

六經皆勸善之書也易不云乎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書不云乎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其言感應彰彰矣顧六經存其理其旨約其理微學士大夫或能精究而力行之而閭巷細民則固翫然而不知也必也實而徵諸事若何感卽若何應其感也信若左券其應也捷若桴鼓使顛蒙之輩共相覺悟如聆晨鐘特生怖畏如嬰苾刺一皆曉然於所趨避而廓然偕之善域也於以牖民不孔易乎此太上文昌諸書所由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八

繼六經而作而啓迪更爲諄切歟白門沈子襄集今昔訓誡附以感應實事名曰萬善圭旨其用心亦可謂勤矣雖然善一而已萬於何名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一善可出爲萬善也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是萬善又可滙爲一善也明乎一善所從出又明乎萬善所由滙則知太上文昌諸書與六經之旨實有互相表裏者而學士大夫以及閭巷細民果能各奉一編以自勸則是書之有功德於世也大哉

瓊琚佩語序

瓊琚佩語者集古今諸君子之嘉言拈之屏壁以自
怡悅者也余自垂髫受書迄今五十餘年矣幼習過
庭之訓卽從事於薛子粹言嘉言類抄等書迨通籍
以後與海內賢豪長者游大約詩文徵逐之習多而
身心磨礪之業少甲午以後惕然內悔不敢侈然自
放故有四書大全纂要約言錄聖學知統孝經註義
諸論述辛亥後歸里而覺天下古今之言其是非灼
然而不可淆又久之然後敢去其非以取其是焉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九

幾有合於經傳之正義可以淑已淑人而無擇焉不
精語焉不詳之弊者也旣已自得寧敢秘之遂彙訂
而付諸剞劂俾有志語上者以此朝夕自勗庶幾比
德於玉乎然此非余一人之言實古今諸君子之嘉
言也而余則僂僂自矢猶然遵過庭之訓而已矣

爲善要覽序

善之一字本於天降於人乃聖賢之階梯進修之總會易繫辭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擴之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唯一善之所積累而已世人不識命字專謂氣數爲命不知天命人以氣卽命人以理理爲主而氣自隨之原不分先後專言氣而不言理此世人所以惑於星家之說以爲氣數一定而不知窮理以盡道也故惠迪吉從逆凶帝王首言之袁子凡少不究心於經傳晚乃得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十

於雲谷何其見之遲哉楊子體乾將刻爲善要覽余嘉其意將由善而求進於無窮也元吉无咎利有攸往卽此一念引而伸之自求多福不可量矣若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又與善相忘其量愈大矣請以質之他日專爾康熾念命不昧天命

之謂善繼之至誠聖而不可欺之謂輔則一善之積

善也梁翰云繼之善善由氣之性也孟子曰可欲

之謂善本於天到於人氏望賢之謂善也

爲善要覽序

爲善要覽序

善之一字本於天降於人乃聖賢之階梯進修之總會易繫辭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擴之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唯一善之所積累而已世人不識命字專謂氣數爲命不知天命人以氣卽命人以理理爲主而氣自隨之原不分先後專言氣而不言理此世人所以惑於星家之說以爲氣數一定而不知窮理以盡道也故惠迪吉從逆凶帝王首言之袁子凡少不究心於經傳晚乃得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十

於雲谷何其見之遲哉楊子體乾將刻爲善要覽余嘉其意將由善而求進於無窮也元吉无咎利有攸往卽此一念引而伸之自求多福不可量矣若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又與善相忘其量愈大矣請以質之他日專爾康熾念命不昧天命

之謂善也之至誠聖而不可欺之謂神也一善之積

善之要覽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可欲

之謂善也擴之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唯一善之所

爲善要覽序

好善編身世言序

成我存獨立之士也寓長安旅邸湫隘不堪日手一
編陶咏自樂所著有成子蘚書及率菴詩集皆非今
人語也好善一編精微潔淨可羽翼經傳身世言體
大思深尤有裨於學問其友人常稱之曰頰常帶墨
而口不掛金是已然則成子之書後世必有述之者
以彼所言殆過於子雲潛夫遠矣奚止輕富貴而樂
文藝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口不掛金是已然則成子之書後世必有述之者
以彼所言殆過於子雲潛夫遠矣奚止輕富貴而樂
文藝哉

占以之斷志金縢納冊元聖以之穆卜散在經史難更僕數或者又疑釋道二教出有人無飛騰八極儒者修身養性有遜斯義不知窮神知化未之或知善信充積美大聖神勿論堯舜孔孟心至今在彼文昌開化乃原於張仲孝友旌陽飛昇奉教于孝悌明王忠臣孝子卽日星河嶽之光彰往察來通神鬼死生之故德盛化神叅贊位育何必白日飛昇乃爲冲舉耶是知道本無二人自岐之見性朗昭虛實何碍達觀正物歸於一善而已善之所在本無分天人無有

凡聖無論貴賤無分賢愚無氣運升降無國土華鄙人皆可爲本性具足而化導之哲權爲尤大經書之輯力爲更弘望石李子清要任職豈弟爲懷念珉之蚩蚩多陷法網欲拯焚溺必待嘉言廣爲掖扶躋之清冷爰奉勸善一書欲付梨棗余旣得而讀之見其廣大該博精微深秘而實不越於易簡之理真宰之妙以是而助言微深秘不越於易簡之理真宰之妙朝廷過惡揚善之化啓人世進德修業之心聳聳者憬然以覺頑嚚者翻然而悔比肩接踵並爲良士夫

平既洽禮樂可與忠君愛國之大有過於是者乎余
愧澄清乏効而嘉李子之樂與人爲善也故爲述其
勸善之梗槩如此使世之讀是書者有所觀感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十四

善之勸樂哉世之謂是書者亦祇據其
則於清之世而嘉李于之樂與人爲善也故爲述其
平國之強梁可與忠君愛國之大有過於是者乎余

勸善圖說者勸善懲惡使人見而知所省慕改悔以共趨於平康正直之路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天之命本有善而無惡而氣動情移遂變轉離岐以相遠故君子之爲學也必研理欲之界以晰善惡之機而夫人之持世也必重激揚之典以示善惡之應典章制度萬有不同其本指歸於此而已矣顧刑罰禁於已然之後而訓誨導於未然之先豈武健嚴酷者所能勝任而愉快乎御

史代天子省方其大者在觀風問俗使民遷善遠罪以追古治不知者以爲刑名搏擊之職則失之遠矣况今天下之民奢淫而不知儉也惰慢而不知恭也其視夫倫常日月之道泛泛若萍梗之適相值於江湖也科律罔惕奇袤成風皆由不知禮義教化以致殞身喪家不可勝數司馬相如所謂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者可不痛與今直指操得爲之權凡民間之善皆得而旌之列實狀以達於春官民間之惡皆得而懲之具爰書以達於司寇聽馬所至誰不

凜凜思勵者余欲以霹靂之手行慈惠之心謂禁之
以刑罰不若先之以訓誨爰刻是編以佐鄉約之條
以廣適鐸之狗斯無負於古聖王道德齊禮之本意
矣書曰爾惟風下民雖草又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
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師保澄清之化其是之謂
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



知

知我無是以致其如不其爾爾爾爾之外其其之

夫書曰爾爾風下民爾草又曰爾爾爾爾爾其其不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戊子山西鄉試錄序
今歲在戊子恭遇
上御極之五年仁育義正薄海內外罔有不諛泰運弘
開四門以穆
皇上垂恩儲祉蓋以功崇業廣需才益急惟是濟濟貞
彥是倚是毗值茲大比鄉國士歲宗伯進曰惟

天佑我皇家詰人蔚起蒲車之徵倍宜劼
皇上曰俞哉乃嚴簡廷臣干旄四出山西之役則命給
事中臣喬介偕戶部主事臣若璉往典試事於時天
秉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高流火沈瀲氣清兼程跋涉旬有餘日而抵晉陽伏
念臣黥淺固陋幸得側身禡禁謬冀稍竭踵頂而迂
踈乖謐尺寸無補茲提衡重任倘賣櫝還珠則冬烘
遺訥蔽賢者蒙顯戮

上卽寬臣臣不能自爲寬也臣滋懼已迨入闈宣揚
欽諭戒以覃精怵思必虛必公務期釐正文體網羅真
儒以副

聖天子旁求大典於是進宣大御史臣朱鼎延提學僉
事臣孫啓賢所校士三千六百有奇鏢闈三試之得

雋如舊額錄文以獻臣宜醮言簡端臣竊惟

皇清革命創制百度維新獨經藝取士由舊不變者蓋將崇先聖之矩矱右文教以釀治也昔漢高不重儒術然陸賈奏新語則每篇稱善建元之間漢興已六十年表章六經然後董仲舒公孫弘等脫跡蓬蒿之間奮翼青雲之上獨我

皇上功成五載翹車三賁於巖中求賢之愬古所不及

宜乎羣士慕嚮蜚英騰茂若晨風之鬱北林衆壑之歸江海也雖然國家遴士以文而課士以行如以文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

而已則家競隋珠人擅拱璧童子操觚比稷高而羞管晏若以行也則躋褐甫釋蒼素易變或棄詩書爲敝帚策高足而據要津何其前後之不侔也慨自明季文體日靡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碎公孫毛髮之文縱莊生濛濛之極究其所以總非根源理要以致蠹政妨賢同弊相濟逮至今日餘風未殄則又有泛濫淫溢之詞雕蟲篆刻之字似是而非而經史傳註置若灰塵此其敗壞人才狂瀾莫極宜乎功令煌煌誠以剛芟蕪累而臣等懷蚤負之不勝也

乃若晉之士風其染於近習者猶渺蓋晉俗勤儉風樸茂其民愿其士恪瞿瞿職思之咏見於歌風者良非誣也茲者登高遠眺覽冀并之形勝東則太行蜿蜒綿亘天下之脊也西而黃河奔流浩蕩一息千里北則雲中雁門幽燕之屏翰也南而上黨蒲津控扼秦豫勢若建瓴乃喟然嘆其盛曰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茲神臯奧區其產士也必有異夫地以傑靈運由哲啓無論相軒鄰虞之佐雲煜千億卽霸晉諸才若比肩隨踵漢晉以降代有其

人遷史降於西漢維律工於盛唐此猶以藝林藻煥言也若乃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河汾中說翼讚易刪詩之統約畧憶之難以更僕數矣芳躅未遠景行而並駕意在斯乎旣而披閱闡牘或洋洋灑灑若干頃之波或炳炳麟麟如五都之市或簡練莊嚴如尺璧之在握或聞霽明豁若朗月之入懷要以紹闡先言則理本濂洛敷陳時務則義承鼂賈可謂潤澤金石彬彬乎質有其文者也臣則不勝擊節爲盛世得人慶若其詭製異態縝旨繁詞按劃芊麗拾

潛巧緒雖渺思溢涌綴平臺而采南皮猶且刊裁不
錄劾志若此其可幸無罪乎然臣不敢信多士今日
之文必符他日之行亦不敢疑多士他日之行盡謬
於今日之文也多士勗乎哉方今
帝道鴻邕經制方新禮樂漸舉爾多士閉門專精有日
行且去彼幽谷翔茲雲衢校書天祿之閣珥筆文石
之陛

朝廷將藉其崇論宏議以展宸措事也次則剖竹曳
綬牧宰方州元元寄命未操而割其傷實多顧可嘗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二

試而輕擲與多士觀夫適海者乎其舟若蔽天之山
其帆若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波而不慎觸蜃蛟而不
驚若漏舟敗楫則望洋而返耳多士其自爲舟楫利
涉之具也夫驛驢隱於凡馬伯樂過之然後知其駿
豫章禱於羣卉大匠顧之然後知其幹以一日考生
平迷目五色臣卽乏知人之明信生平於一日名教
束躬多士必不甘蹈鮮終之戒也多士勗乎哉勿採
春華忘秋實勿工文藝薄器識勿金玉其外敗絮其
中勿蘭芷其名蕭艾其質要之循其先資自獻之言

而勿欺以自立庶幾菁莪樸棧共襄治安之隆而臣
亦得藉以人事君之義揚我
后之休命也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以六君命也矣

亦得藉以人事君之義揚我

而勿欺以自立庶幾菁莪樸棧共襄治安之隆而臣

壬辰同選齒錄序

朋友之序列於五倫而後世篤之者或寡然而年譜之誼則猶近於古也蓋嘗取天下登賢書籍金閨者衡量計之以官爵相後先者十之五以文章相磋磨者十之三至於以事業相翊贊以道德相勸勉者則亦間得一二未可謂無其人也同選之義亦得列於年者何是皆受命於天子而居其職者也夫受命於天子而居其職與受命於天子而爲孝廉爲進士其志同其道同而服官蒞事濟世利物其意則更急是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

烏得不列於年也

今上親政以來選法悉復舊制士之赴選者掣籤則書之於冊吏人不得上下其手蓋可謂至公矣茲以壬辰之四月選而受

命者得若干人余會試同年秦子象州李子兼山巖齋

與兄竟甫皆列選次將約同人共錄齒錄而問敘於余余曰是諸君子之盛舉也乎夫諸君子非必素相謀面之人一旦聚首長安傾蓋若故同膺朱紱之寄雖其地有遠近民有淳悍事有繁簡時有難易之不

同然而濟世利物之心則同也是必其以事業相翊
贊以道德相勸勉以文章相磋磨而不僅以官爵相
後先者也方今

聖主圖治維殷三途並用滿漢兼收諸君子者或奮跡
三韓而爲從龍之彥或樹幟文苑而登玉筍之班行
且考蹟奏最爲

國家柱礎棟梁之用立數百年太平之基豈祇牛刀
小試棲鸞鳳於枳棘已哉諸君子其各有建豎以符
余之言也則茲錄爲不朽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

聖主圖治維殷三途並用滿漢兼收諸君子者或奮跡
三韓而爲從龍之彥或樹幟文苑而登玉筍之班行
且考蹟奏最爲
國家柱礎棟梁之用立數百年太平之基豈祇牛刀
小試棲鸞鳳於枳棘已哉諸君子其各有建豎以符
余之言也則茲錄爲不朽矣

庚戌科會試錄前序

康熙九年歲在庚戌春復當會試天下士時

上命臣喬介臣鼎孳臣清臣逢吉典厥試事率同考官
十有八人

賜宴於儀部乃入棘闈鎖院至期闈題三試之得海內
公車士子入式者三百有八人錄其文優者二十首
恭進呈

覽例宜颺言簡端臣等竊惟治天下必須得人故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自唐虞而已然周禮以三物教萬民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十四

而賓興之則所重在篤行也自兩漢以策取士其後
法制屢變至於糊名易書而恭嚴矣豈待士不古若
哉風氣遷流人心澆僞不得不以此防其僞而別其
真也是以舉業德業有志者不得岐視之爲二而
國家亦遂以收知人得士之報其典顧不重哉臣等
既荷

簡命夙夜凜凜者惟此矢公矢慎之一心而已是以在
闈之日一堂公閱凡文之大指期以合於聖賢遵乎
傳註而立意布局程詞敷藻則不拘乎一家或今或

古或平或奇其言之成章者無弗收錄何則文章者
隨天地氣運爲消息者也故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
新之謂盛德今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備經緯之盛欲使天下湔洗鄙陋
之風發抒光昌之氣故允禮臣請復三場舊制繡幣
之典較隆於昔而衡文者顧可以怠淪自安以樸遯
充數乎此臣等所以飲水憂惶而不敢不竭殫心力
以求士於文章之內而惟恐其心與力之有未周以
負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五

皇上求賢至意也雖然古之君子其膺徵辟之典非以
爲榮也據經濟之才非以爲報也凡以一心事君而
已今多士旣已通籍金閨則自宰輔以至郡邑孰非
表見學問之職自畿甸以至要荒孰非膏澤蒼生之
地自筮仕以至懸車孰非夙夜匪懈之時寧正言匡
時勿曲學阿世寧爲通達時務之儒勿爲迂闊無用
之學寧爲正直忠厚以養和平之福勿爲儂薄佻巧
以開刻薄之端庶幾今日之能因文以自見其心者
他日復能因文以自考其心守其篤信之志不變平

生之塞則功名道德卓然有以自立又何文行之不相顧哉不然其始也臯夔旦奭自命而寃也實不副名終不如始是多士自違其言也是多士自整其文也是多士執贊者一心而策名者又一心也有負

聖天子作人之意臣等滋懼矣多士可不勉哉總之有真心乃有真品有真德乃有真業忠信誠敬勿二勿三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古名臣行已持身之善物也以是而無愧賓興無慚敷奏則臣等矢公矢慎之一心可以與多士相終始而拜手稽首颺言庶可藉以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

對揚

天子之休命也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七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主文教於上賢公卿大夫贊助於下以故起衰式靡駕軼漢唐宋之上如賈董班馬如韓柳李杜如歐曾蘇王彬彬乎不乏其選也自兵興以來海內多事金戈鐵馬侈言韜鈴幾於牆壁詩書皇上獨以爲釁孽之作由於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而春秋之大義不明於天下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七

勅下銓曹凡四方守令非興起教化者弗得薦舉而尤嚴直省學臣之選蓋以涵育提撕鼓舞訓迪實有攸賴而內參事金文選再給言辭令樂於齋整讀書畿輔爲四國具瞻之區需人尤急焉吳公耕方以館閣重臣身膺其任衝寒觸暑歷試諸郡字櫛句比必窮日夜之力未嘗有所假手而其隨洪纖以定高下因剛柔以賜裁成猶伯樂過冀北之野而辨之牝牡驪黃之外也如夔曠登九成之堂而審其金石絲竹之分也又如大匠梓人左指引右執杖有規矩繩墨

以定其程度也方之父母師保之於子弟其嗜嗃俱
混而時中養正更不啻過之噫後又翹升孤寒吐氣
明而濟之以公自公而前殆罕覩與由是諸郡之士
咸爭自淬厲刻苦洗刷以趨於正大淳雅而其文亦
日異而月不同矣公嘗曰衡一郡之人才必論一郡
之風氣知言哉余忝公舊交廿載於茲矣昔曾握手
論文余以爲八家之風氣本於秦漢秦漢之風氣本
於左國而左國之風氣又本於六經古文今文其道
一也公深躋余言蓋聞公自爲諸生時卽有起靡救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

敝之志而今果於其身親之也豈不快哉昔文武之
盛化起豐鎬乃及江漢兩漢以京兆爲根本而馮翊
扶風並重殆以柔遠能邇施之有漸乎易曰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今公以多士之文彙而梓之公諸海
內庶幾海內之士聞風丕變華實兼修始則因文以
見道者終則致道以爲文異日必且爲辭而其文亦
國家建匡時之略而豎治安之績也奚止燕趙之士
文之疎宕足錄哉不啻歐文觀於公

以文其疎宕也

今古人才之興豈不在乎造就哉古之造士也厚今之造士也薄古者家有塾邨有庠鄉國皆有學重師儒之選而又以讀法教導之責屬之鄉遂大夫以故治化隆風俗美人材出今之守令卽成周遂大夫之制董子曰郡縣守令所以承流宣化不慎其選則無以得賢明制初年師儒之外止命有司提調未嘗有學臣之設後乃命官專督學政使之總化一方然三年之內歲彙兩試率不一周卽稱報最以故士氣情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

窳而文風之日敝也今

天子右文崇治屢厯蠶飭意益加厚矣然師儒之選未盡如古郡縣有司或不以人材爲念未盡如古遂大夫盡所以教道之責者自蔡公抑菴來守吾郡處衝劇之地節宣調劑百廢俱興而尤加意作人勤勤培植日進郡邑諸生而督課之拔其尤勸其怠讀觀風一卷文治亦旣可觀矣嗟乎今天下郡縣有司得盡如公者以司教導以補學政之未逮人材何憂不興道德何憂不一乎吾知諸生必且爭自濯磨以副作

興至意行且登於鄉雋於國班班玉筍爲太平之楨
幹也昔漢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脩起
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宮弟子爲除
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由是大化流
風至今不絕我公固恒山之文翁也諸生能學古通
經德脩業進斯無負於飭厲諄諄之意矣余故樂得
而序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

而

而

而

而

而

錄

風

更

學

位

與

余往時嘗聞里中父老言高邑趙儕鶴先生及余邑前輩馮公仲昌皆嘗受學於郡爲郡使君所知拔云及崇禎丁丑戊寅間郡之書院養士爲尤盛至今登甲第建功名者指不勝屈蓋其地襟太行而面滹沱據山水之雄勝宜其人材輩出皆磊落軼羣無覲齷氣然其間啓迪振作有賴於父母斯民者亦豈朝夕之故哉浙中胡公道南司李吾郡有年矣李古法曹也受是職者率以搏擊爲事得文無害之名輒致身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

清華而公獨履仁蹈義聽斷明允犴狴無冤尤深惡酷吏每語人曰蒼鷹乳虎其聖世之罪人乎以是十二城長吏咸慎折獄而失公平浸浸幾刑措焉先是公甫下車卽擇士之篤志於學者督課其業且告之以古人爲學之意及世俗功利苟且之弊一時士習翕然丕變其文亦多足錄殆矯浮靡而返淳古之會也余嘗讀湛甘泉集而知二業合一之說不敢薄視帖括爲小道然亦因之有感矣自戰國秦漢以來燕趙素以豪俠著真定又爲河朔雄郡宜其後不異

於古所云而名臣碩輔如魏文貞祖孫李文饒父子
焜耀史冊其餘苟卿樂毅崔駟孔穎達之倫可稱爲
天下士者固後先接跡也數十年來人才亦稍稍衰
敝矣得公復起而振之其所教者文也其所以教者
道也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又曰明於五刑以弼五
教其公之謂歟使諸士沐公之化而果能以先賢爲
楷模將見居於鄉而有仁讓之可風登於朝而有經
濟之足述令聞著於一時休聲施於後世則公之有
造於吾郡者豈淺鮮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

又刻鳳集序

昔漢文翁以教化治蜀郡蜀地之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此儒吏與俗吏所由分也近世吏治不古不能振興文教而博士弟子之隸於澤宮者又皆舉詩書道德之學而具文視之上不以此求下不以此應相習成風蓋亦久矣蓬山和鼎實余舊友也少善屬文其制舉業彷彿湯宣城陶會稽向有水業山房之刻余嘗取而序之矣近筮仕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三

清源能以政惠其俗而尤喜課士月必數課課必親臨執經問難刻燭操觚久之而取諸士之文彙之成帙以授諸梓曰刻鳳集余讀之而嘆曰和子之意其與文翁何武豈有殊哉昔余嘗典試山右得清源士最多意其山水磊落毓靈蘊秀人材迭出而不窮而和子復爲之陶育而訓誨之將來炳蔚奮興顧可量與夫士人讀書效法孔子莫不思學道愛人追慕絃歌雅化迨一行作吏而簿書期會武健嚴酷之是尚又焉用之若和子者不忘詩書道德之意以經術爲

治術而其治亦蒸蒸進古焉是固余之所樂聞而亦
凡爲民牧者所共矜式也乃爲之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四

南和課士錄序

壬子夏周子茗柯持和陽課士錄正於余曰此邑庠
韓先生所以課諸士之文也先生其以言弁之余竊
惟師儒之官自國子先生以及督學憲臣而外多有
不樂就者非以其秩之卑而懼人之小視吾官且不
足以邀厚祿肥宦橐耶是以今之就廣文者率皆出
于日暮途窮之計而自視其責爲無足重輕彛倫之
堂歲不一登甚至學舍鞠爲茂草而不知至于講習
討論經史文藝尤視爲迂緩不相關切嗟夫古先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序五

設官課士之意豈其如是卽士子德業日期豈其如
是然而習俗相沿久矣世莫以爲非今韓君獨能任
其事不負訓迪之職無日不討南和之士子而課之
曰士子性命在是學問在是功名在是余之職掌在
是是何心哉是推本

朝廷命官之意而與士子以德業相成者也余聞古
人之言曰造萬民不若造一士蓋加惠萬民固爲美
政而造一賢士大之可以善天下次之亦可以善一
路一郡一邑其功豈小補哉前代以廣文陞詞林編

修檢討得與衡文之任有以也今韓君勤勤懇懇以課士爲要務而其課之文又皆秀發和美就於矩度豈非大雅淑躬禮樂範士者乎或曰韓君課士士之自課善已然茲科未售者何也余曰良工不示人以朴大器者多晚成君子能爲可知而不能必人之知之也何必速售之爲得乎卽如宋安定先生亦一學官耳其所造之士嘗遲之數十年以供國家之用而不竭夫是以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爲之而其所遺者正自不淺今必執南和之士一時盡掇巍科取青紫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十六

以爲韓君造士之驗則師儒之所就不亦狹乎哉

申隨叔制藝序

余幼讀書柳莊別墅喧囂在望熊耳諸峯映其西每
風止雨霽及暮山欲紫餘霞成綺時則與二三友生
登高舒嘯以爲陶淵明孟襄陽之樂不能過也乎于
去余邑不數舍申于鳧盟與余弟辨若定交已久而
余於甲午始識之蓋以余有褒錄幽忠一疏爲太僕
端愍公再三申論鳧盟始至長安一謁匪是則長安
聲利之地欲覓鳧盟之跡豈可得哉自是而交觀仲
並交隨叔皆森森玉樹海內知名士隨叔更精於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七

舉業于丑聯掇魏科一時畿南士子莫不傾心健羨
而不知隨叔之冥搜探討者蓋有年矣隨叔舉業之
傳得之鳧盟而又能潛思下帷深心理窟其始爲文
若宋史之解衣凝精痲癩之承蜩用志思而得之若
輪扁之斲輪應心庖丁之解牛神遇故其立言悉取
宗于王唐歸胡之文而本之于濂洛關閩之理精切
而不浮博綜而不雜淵乎其中而因以達乎其外不
爲游移撻拾之詞殆所謂醇而能肆者矣今世之飾
銀黃繡鞶悅爭妍圃巧取悅于一時者曷可勝數讀

隨叔之文其亦當知所返哉

嘗效之周書曰庶常吉士又曰其惟吉士用勅相我
國家蓋總內外百執庶司而統言之也有兩始以其
名爲專官而執諸三年一比之進士中更命學士教
習之雖未晉階而其身已繫天下之望

國朝鼎興亦遂仍之而不廢非以欲求天下之治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

若宋史之解衣宛精疥瘦之承蜩用志思而得之
輪扁之斲輪應心庖丁之解牛神遇故其立言悉取
宗于正唐歸胡之文而本之于濂洛關閩之理精以
而不浮博綜而不雜淵乎其中而固以達乎其外不
爲游移拾之詞死所謂醇而能肆者矣今世之
韻賦之文其亦當映世受遺

嘗攷之周書曰庶常吉士又曰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蓋總內外百執庶司而統言之也有明始以其名爲專官而設諸三年一比之進士中更命學士教習之雖未晉階而其身已繫天下之望

國朝鼎興亦遂仍之而不廢非以欲求天下之治安者在乎得賢欲得天下之賢人者在乎養之有素哉或者曰士業已屈首受書升於樂正而辨於司馬論定而後官之則皆通經學古博物洽聞敏於才智而

優於經濟者也又何必復立之以師長給之以廩餼羣聚而吟誦誦習之不輟勿乃近于迂乎非也此其間固有深意焉蓋士子伏案揣摩所習者經史耳舉業耳至于國家之典制歷代之因革生民之休戚官府之機務或未之詳也故每一科賜第之後必選天下英俊魁碩之士教之養之既成而後授職一代之相才出其中一代之名臣亦往往出其中庚戌之役余忝居總裁以第一人拔宮子宗袞於多士之中癸丑選入庶常一時依光附景矜式恐後然宮子之鉛

槩攻苦猶然爲諸生時也每拈一題豎義摘辭出人
意表如瀛臺等賦則揚班之遺也如性情諸說則程
朱之粹也他如屯田有策冊詔有作其餘古風排律
五七言等作無不剴切高華沈雄蒼鬱豈不珠聯璧
合星明霞燦也乎以此而黼黻皇猷潤色太平取之
素蓄而足耳余讀先輩翰林館課見其文藝之佳者
器識必宏其後往往爲公輔爲名臣類多不爽然則
宮子他日功業所至且將秉國之鈞懋德順序而凡
在金馬玉堂之署覽斯編者當不以內外而異視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四

也

宮子他日功業所至且將秉國之鈞懋德順序而凡
在金馬玉堂之署覽斯編者當不以內外而異視之
也
兼濟堂文集卷之六
四

白仲調制藝序

海內操觚之士歲有數千人莫不各持其藝以爭鳴而三年大比以文章名世者不過二三十人焉是二三十人者其後類皆能以功業自見彪炳竹冊至惇篤實行文不甚顯而爲名臣大賢於時者亦往往有之然而文者操其半矣歷漢唐宋以來代有其人載在史書可考而知也庚戌之役余奉

命典試直省舉子最晚得奇文一卷沈雄博大蘊古括

今其說理也有內聖外王之醇其吐詞也無刑名雜

秉濟堂文集

卷之六

四

霸之習一時同事諸公莫不擊節嘆賞以爲此必天下奇士遂拔置周易首卷旣放榜乃知爲江寧白子仲調仲調故知名久所交遊盡海內賢豪長者甲申乙酉間馬士英阮大鍼用事仲調猶然諸生耳乃以正言不諱觸怒權奸幾蹈不測豈非天下奇士哉然吾嘗相天下士其自負魁碩者爲文每多放言高論乃仲調闡藝循循繩墨如大匠度材廣陘長短分毫不爽及讀仲調憲藝又何其雄傑瑰瑋磊落英多思若泉涌言如珠聯也夫賢者之爲文固不可測而要

皆其氣足以舉之方馬阮當國時江淮沸浪海內士
民罔不髮指而在廷諸臣方且覲顏喪心俯仰阿比
以苟取富貴彼仲調者非有高爵厚祿之榮欲爲范
滂陳東之舉孤憤激烈發而不中僥倖以免者非仲
調志也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仲
調之文仲調之氣爲之也惟其氣足以周乎一世之
量故雖偶見諸文詞遂變化萬端莫可倪耳然余又
聞之士之克振拔于亂世者必能坐致太平今以仲
調而際明良之世居翊贊之班與公卿大夫崇論閎
議次序規模以躋斯世斯民於古昔隆盛之治當亦
指顧間事耳而區區制科舉業不足爲仲調誇詡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四

和鼎實憲藝序

今天下科名豈不以文章哉然文之可傳者往往不盡出於科名則亦傳其文章而已遇不遇不足問也二十年前余往來中丘與和子鼎實號稱莫逆讀其舉業以爲陶會稽湯宣城復見今日行當羽儀天下照耀人寰未幾而孫山屢落坎壈失志卒不得博一第乙酉之役僅以副卷入國雍嗟乎惜哉使其在嘉隆之代與會稽宣城並驅中原足以鼎峙一座卽使易其霜雪之操學爲脂粉態亦豈不足以梯榮一時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三

而和子不屑也今一行作吏矣素心晨夕未嘗有輟政務之暇乃手錄曩藝問序于余讀之如風水漣漪自然成文一字不可增減因作而嘆曰天下科名之外文之可傳而不盡傳如和子者可勝道哉璠瓊琬琰竹箭南金世共寶之用弁數語以俟世之知文者

趙問源制藝文所序

文章有一定之所乎哉左國不相勦襲班馬各有異同韓以莊勁柳以孤峭歐以雍容蘇以奔放古大家之爲文者皆非繩趨尺步以自困於尺幅中然至於根極理要位置章法識必踞其絕頂語必去其已陳則萬變而不出其宗也制舉業亦是道也創於宋盛於明蓋嘗以詩比擬論之成弘間王守溪錢鶴灘諸公謹嚴高潔猶初唐中魏元成陳伯玉之流也嘉隆間瞿崑湖歸震川諸公浩瀚澎湃猶盛唐中李青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四

蓮王龍標之流也萬曆間陶石簣湯霍林諸公清微澹折亦猶晚唐中劉文勇錢仲文之流也逮及啓禎而文之敝也甚矣何則以其泛濫無歸而莫爲之所也不有人焉其能挽已頽之波而息方張之醖乎友人趙子問源前十五年曾與余結社樸園每讀史浩歌把酒相對不禁悲憤流連及作舉子業則相與枯坐面壁息心會神一以先正爲宗故卒能以其文拾取高第使流輩諷咏傳誦規倣揣摩迨今數十年尚未歇也問源旣成名然猶兀守一編不廢鉛槧每於

讀古之暇取有明一代大家之文日閱數十百篇精
選而點次之且盡捐其力田之貲以付剞劂蓋羽儀
正始嘉惠後學未有若斯之切者也曩者天啓之季
人心邪僻鄙上趙儕鶴先生刻正心會稿以正之而
卒不能正蓋下作而上不應也今

聖

主在御司鈞衡者方以人文化成天下俾之各歸於
正而問源復以茲選鼓舞於下事半功倍行見海內
之喁喁而向風也選成而標之曰文所有以哉然吾
又聞問源近益閉戶讀書究濂洛關閩之學其學日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四

富其道必日進則今日之以其文易天下者他日必
且以道易天下而區區應世之選殆未足以罄問源
之萬一歟

王安陸曰此書成以人文升氣天不爾各賦狀
不謂五蓋不計而土不顯也今

人心邪僻痛土賦神醫決主區五以會海以五之

五章嘉惠給學未育善報之心亦也樂善天祥之

恐而無定之且盡捐其力田之貲以付剞劂蓋羽儀

讀古之暇取有明一代大家之文日閱數十百篇精

文章隨氣運爲高下而氣運亦隨文章爲轉移故國家三年一大比賓興之典甚隆且重焉非獨以其文也正欲得奇才異能之士以爲他日楨榦柱石之用而主司之精神與士子之精神往往相需殷而相遇疎者燕石或致滑玉魚目易以混珠也且士子下帷攻苦其學之所積不同而所著之篇章亦異蓋有記誦以爲習纂組以爲華剽竊以迎合揣摩以巧中者矣而清真澹泊遠大自命之士反讓其綺縟焉此文

品之所以難識也宮子宗袞天才高妙幼卽能以文章驚其流輩薦已酉賢書庚戌會試舉第一人一時闡墨傳布上自薦紳先生下及圭竇蓬戶操觚之彥莫不交口稱誦卽同時之落第者亦皆俛首歎服遜不及也噫何其盛歟宗袞名旣噪天下其平時所爲制舉義又極富茲乃彙其憲藝以問世而就正於余余見其結構變化續密冲和如三日之玉如百鍊之金知其元氣渾淪養之有素矣昔余爲諸生時與友人讀書西山於前輩元燈皆所推服而尤遜心於北

之梁公狄南之楊維斗以爲梁得韓歐之澹宕楊得
左馬之典藻變化而出不踰其矩誠元家之上乘也
後之人非實有深思大力博厚昌明之象而僅得其
一二方幅相似者以爲元法元機元脉元局此優孟
之假叔敖耳何足貴哉今宗袞之文理探其窟慧取
其源贍而有則簡而不浮一以爲韓歐一以爲左馬
不必拘拘摹擬前輩而前輩之神理法脉備焉庶使
海內由此斲雕而爲朴變漓而返淳是真所謂轉移
氣運之文也宗袞勉乎哉古人以少年登第爲不幸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又曰平生志不在瀆飽宗袞方當以其平日之所求
於文者脩之於身以備其體達之於世以弘其用而
學術勲名且踵前賢而並懋也豈徒以科名之赫奕
使一時誇爲盛事哉

精史王欽四文益合訂憲藝高僧來遊不辭賦而制藝一道至近日而漸趨於正矣或病其油腔熟調浮靡不根於是罷八股而專用策論然揣摩纂緝影射投合其浮靡不根有甚於八股者是安其今天子銳意聖學崇尚經術乃復舊制於庚戌之役時名儒碩彥颯颯嚮風莫不發抒其生平以自見而以麟經見收者如曲周王欽四文益三子蓋尤爲奇傑云三子售世之文業與同事諸公共嘆賞之矣茲復閱其憲藝而愈嘆三子之學有本源而濟於實用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哭

也蓋帖括之道綦難矣習於訓詁則腐習於史稱則粗習於口耳勦襲則其流也爲無字碑今三子之文以六經爲之基以左國史漢爲之翼而又能驅使入家以助其渾灑磅礴之氣至其精理則能得聖賢之微旨而不屑屑於諸家之異同豈非卓然能自振拔者哉昔子瞻兄弟並舉南宮一日而名滿長安其後人傳元祐之學必首舉眉山今三子亦以鴈行同時並舉與蘇氏若出一轍而其文瑰瑋崇閎無所謂訓詁史稱勦襲之習洋洋灑灑如萬斛珠璣不擇地而

出則二子將來之所就詎可量哉余嘗謂韓柳歐蘇
之爲古文善矣然後世必有起而勝之者王唐瞿薛
之爲八股善矣然後世亦必有起而勝之者故昔人
謂文心無盡文境亦無盡其言不誣也二子之文具
在吾願與海內操觚者共質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祀

拜吾願與海內操觚者共質之

簡文心無盡文境亦無盡其言不誣也二子之文具

之爲八股善矣然後世亦必有起而勝之者故昔人

謂文心無盡文境亦無盡其言不誣也二子之文具

在吾願與海內操觚者共質之

兼濟堂宦稿自序

余幼承先君子訓自左國史漢及八大家外則讀前輩諸名家制舉義乃屢躓場屋鬱鬱不得志有先達告余曰宜熟讀闈墨居頃之又有爲余言曰宜多讀時文是二說者余皆疑之以爲若是以爲文文格則卑矣靡矣旣而翻然曰吾所以爲舉業者將以事吾親也將以求試於有司也苟不得志於有司則無以悅吾親文卽佳奚益於是下帷柳莊悉如曩者告余之言而從事焉比就試果中式聞闈中主司亟賞余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五

文特拔前列此無他多與熟之力也自戊子典試山右暨庚戌主禮闈二十餘年皆在宦途間嘗執筆爲之或有流傳海內者或有藏之笥中者要與當時應舉之文氣象迥不同矣暇日省覽之餘作而歎曰此尚有合於先君子訓余之初意也因彙爲一帙畀之家塾子弟之學爲文者

衷豫憲藝序

昔鄒南臯先生云世學卽世德也余嘗服膺斯言是以自丙戌釋褐後日以讀書窮理克紹先業訓誡子弟甲午以來登科第者數人祖先累世門第至是益覺不墜而子弟之繼起者亦皆刻苦淬厲有樂於進取之心若衷豫者可謂向學尤勤而獲報尤速者矣蓋其自壬子丙辰兩入闈而兩見售於科名猶掇之之耳衷豫旣成進士而其文亦漸行海內然其藏諸笥而未問世者尚不啻什之六七大約皆前此風雨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五

晦明慘淡經營而得之者余素所評閱亦居多焉夫文章之變與日俱新奇正濃淡各隨其性之所近以爲趨要其根本在於得聖賢之意而詳玩夫傳註之說昔漢儒說經皆有專家今日功令歸於紫陽顧家絃戶誦同而得失不同者以華實之未適其宜也衷豫之文以理明爲主而不求爲矯異之說以氣靜爲本而不務爲纒藻之詞由其伏案功勤揣摩有素故能輒試輒雋也雖然一第何足相詡哉古之世家遠不具論如宋之呂文穆公范文正公子孫相繼代有

賢聲爲景星慶雲爲社稷楨幹德厚者澤遠自然之
理數也今衷豫既能以文章博取科第矣使由此而
聲名文物日益加隆上以仰承先澤下以昭示後昆
則所謂以世學而綿世澤者不於吾宗更有光哉

秉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五



慎而無以世學而論世學不於吾宗更齊夫清
學不於吾宗更齊夫清學不於吾宗更齊夫清
學不於吾宗更齊夫清學不於吾宗更齊夫清
學不於吾宗更齊夫清學不於吾宗更齊夫清

舉業指南序

士生三代以後鄉舉里選三物賓興之法不行而薦舉一途往往砥硲冒玉魚目混珠有虛名而鮮實效惟科目一法糊名易書循公道之可見者故自宋元以來行之不變先王造就人材之意庶幾存什一於千百也然以後人代聖賢之言揣摩影響難得立言之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論表策判亦皆經世要務非風雲月露者比然則舉業一途良非易易要在立志不羣好學深思從容涵養超凡近趨高明斯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五

貴耳余家自元明以來世有科第至司訓新齋公而學窺本原一發於大司馬公再發於侍御公至不肖復以舉業進身游歷省臺臨淵集木日惕於懷因念昔垂髫時所聞過庭之訓皆得諸青箱之遺而茂棄舊聞弗克負荷非立身揚名之義也旣續述成帙以志弗忘而趙吳胡三先生言皆切要更爲刪訂彙成一冊冀以啓發童蒙爲進脩之資藉云爾嗟乎世以舉業爲敲門瓦門開則無復用烏知舉業德業原非二事讀書稽古之士能卽此以體合乎聖賢立言之

意而因以自考其用志之所存則思過半矣若僅以爲希富貴博利達之資將所謂舉業者且不能超兀近而趨高明矣於先王造就人材之意不更大相懸絕也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五十四

錄此詩

然而因以自考其用志之所存則思過半矣若僅以爲希富貴博利達之資將所謂舉業者且不能超兀近而趨高明矣於先王造就人材之意不更大相懸絕也哉

孫鍾元先生壽序

孫鍾元先生年八十九而其孫靜于適舉鄉薦於中州吾家連陸約諸同志過槐水而屬余文以頌之余竊惟先生年愈高而德愈邵殆非淺見薄識之所能窺也然余與先生千里神交二十年來有出於尋常契合之外則其所以頌先生者將以徵于海內之賢人君子而傳於天下後世又烏可以已也自昔聖賢之生皆天之爲生民計故自孔孟而後若董江都韓昌黎宋之周程諸子以及明之薛文清雖其所得于

聖人之道有偏全大小之不同而其行見知聞知之脉則一也正嘉之際百年幾無人焉萬曆中季先生乃崛起于容城容城之先賢有劉靜修楊椒山而先生之文章節義實與二公相頡頏錯趾故當璫燄肆虐之日糾合正人力救楊左魏周諸君子繼乃與高陽孫閣邵江村鹿太常三人訂生死交始終如一天下服其忠義晚而結廬夏峯屢經薦辟終不果出士林益高之嗚呼是其廉頑立懦足以師百世而樹芳徽先生之爲人何其醇而且備也先生性至純孝篤

學力行自少至老孜孜矻矻未嘗少懈擇之必極其
精語之必極其詳然終不與世人分門立戶紛紛作
朱陸異同辨方居夏峯時數以筆札往來論議嘗寄
我蘇門圖以姚許相期及余退居林泉而先生復致
書相稱又以爲合于古人出處之義是則先生之知
余無異於知孫高陽鹿江村而余之娓娓于先生者
果足以知先生否耶昔衛武公年踰九十而好學不
倦是以金錫圭璧之歌載在風詩先生之在今日毋
乃近是雖然天下事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五

雖盛弗傳今先生之行誼高矣著作富矣而或者明
德之後鮮有達人則雖欲綿箕裘于世澤聚作述于
一堂不亦憂憂乎其難之乃先生則更無慮此也何
也於其孫靜子驗之也

王瞿菴先生壽序

考官制公孤卿寺代有異名惟御史仍周官之名而不改周禮所載以掌贊書而授法令本侍從之職也至秦漢爲糾察之任御史大夫權至重前漢御史大夫號爲亞相凡丞相有缺則由御史大夫以入相非歷斯職者不得入焉魏晉以來咸稱御史臺其門北闢象風霜之厲所以糾彈不法震攝百寮也唐制有左右御史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凡讞決則與大司寇互平反行幸則乘輅車以爲導朝會則率其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五七

屬以正百官之班序視秦漢加嚴矣宋以後大率因唐制而損益之我

朝仍前代舊典寮屬之設無所更置其權與六卿並重瞿菴王先生由宗伯以膺斯職一時中外咸快得人蓋先生以密勿侍從望重寅清其于天下之大綱大紀生民之大利大害久已籌畫于胸中確有成筭矣方先生以弱冠第南宮與父敬哉公後先玉署余常濫竽其間時承緒論固已知先生器識弘遠矣及世祖章皇帝顧問羣英惟先生博洽天人叩無不應日侍

啓沃相得極歡德西苑泛舟長楊校獵

天顏下霽古君臣得失以及諸臣家人父子無不詢及
明良喜起千古罕有侍坐賜食先生未嘗不在而余
未嘗不從也先生教習戊巳兩科庶常橫經虎觀儀
型國士功莫鉅焉既乃晉秩少宗伯爲史官長維時
敬哉公位大宗伯典三禮作述同堂秩宗濟美迨敬
哉公慕二疏高義年甫六袞懸車而退先生以學士
兼宗伯視事凡

郊廟及大婚諸大禮釐定典章光贊國是古夔龍何以加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五

茲而余所心服者尤在于痛念生民之疾苦通計天
下之兵餉節省饋運定議屯田歲省司農銀錢數百
萬此所關在一代久安長治之計而非尋常條奏功
在一時者之可比也蓋

國家自庚子辛丑以來山海乘墉伏莽之流悉皆蕩
平而兵食猶然泛濫入不敷出催科敲朴民力告匱
識者憂之自有先生此疏而

朝廷乃特遣重臣與諸藩面議石畫經營屯田仁人
之言厥利溥哉昔賈誼通達國體奏事愷切陸敬輿

才本至佐開卷了然若先生之言中肯綮勒金石而
光琬琰其學相同而其遇則過之從此爲房杜爲姚
宋卜金甌符紅霧余又焉能測先生之所至耶今孟
秋之月爲先生四十覽揆之辰諸君子請余言以介
壽余嘗讀孔子繫易之謙以爲天道虧益人道好惡
地道流變鬼神禍福皆不出乎謙盈二者先生年方
強仕望重孤卿勲名福履震爍當代而不矜不伐持
滿守柔在朝則和衷以集益與物則樂易而近情入
而奉親于庭則舂鞞鞠臙獻漿酌爵婉承色笑若嬰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五九

先皇帝與

今止知人之明得社稷臣於帷幄之間而蘭臺玉署之
彥將取余質直之言以爲惇史也仁壽之效厥有本
而可徵矣

太守崔公壽序

聞之致治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夫能寡慾則不必慕輕舉餌丹砂可以延年久視能愛民則不必尚鞭朴急徵轡可以移風易俗古之君子道德被于躬而福澤及於物者必先壽其身而後出其餘以壽世是故仁人在位沐浴膏雨者往往抒爲聲歌以頌其實詩曰樂只君子令德壽愷未有令德而不壽愷者也太守崔公上谷望族也幼遊黌序食廩餼篤志鉛槧揣摩舉子業有年矣同學諸生事公以臯比者輒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

先售乃公顧以數竒屢躋棘闈及

國初相國范公從行陣中得之甚喜遂以公名上聞出任廣德州牧治行循卓報最之日

天子擢上上考簡守恒陽恒固天下咽喉也幅幘方六

百里居

畿輔之半簿書執掌較他郡十倍而又爲輪蹄輻輳之區迎送餽餼稍有缺畧卽遺職司之辱凡四方之仕者莫不憚官于其地公下車之日水藥自矢卽布告諸長吏執事以奉公縻已俾毋以身試法一時諸

曹吏肅然若水上立而公一意拊循愛養樽節凡有
舉行恒民曾未稱苦浹歲以來四封之內數百萬家
各得保其婦子室廬幾有戶不夜閉之風仁政之施
若此可不謂道術被於躬而福澤及於物者哉壽愷
之報固其宜也夫親民之職莫重於二千石公以鷹
揚戡定之彥抱倚馬露布之才宜其立登三事不屑
屑熊軾隼旆間而顧愛民若子治郡如家若此蓋其
中之得者深矣壽一身者以之壽一郡壽一郡者行
將以之壽天下也昔寇恂功參佐命而留守河內黃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上

霸仕至漢相而起家穎川行將於公有厚望矣公生
平不喜爲諛獨是與同郡諸君子戴蔭德政有日而
又際公嶽降之辰遂不憚論次而爲之序

謝路然先生壽序

今歲在乙卯之辰月上旬邑侯謝公誕辰也里中士庶咸踵門而告於余曰邑侯之澤愈久化愈洽我邑人沐浴膏澤歌咏勤苦戴德亦愈深先生其復爲文以頌之也余曰邑侯前歲之壽余爲文以祝之矣昨歲之壽余再爲文以祝之矣今又爲之辭疑於贅且吾聞之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意者惟我有旨酒以燕樂公之心可乎諸士庶同聲而言曰侯則何事於斯乃我邑人之戴德者非此則無以抒其誠矣且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十二

侯更有祖父在堂焉當世之偉人而與朝之名臣也嚮者侯常念祖父高年以待養亟請於當事邑人實驚且懼不憚跋涉呼籲而留之而侯定省之心則慤慤然仍在祖父左右也意者移所以祝侯者以祝其太翁先生庶幾侯之心快諸紳士耆庶之心亦大快余乃忻然而笑曰是余之志也夫今夫木必有本水必有源故言恒岱華嵩者必知其發脉于崑崙言江淮河漢者必知其起源於星宿稱人之善者必本於祖德晉之王氏盛矣乃由於太保宋

之韓氏盛矣乃由於魏公以至凡耳目之所觀記其宗族茂而福澤長者未有不由於祖德者也况我侯以遙遙華胄始瓜瓞於中州繼昌大於江左暨唐宋元明以來代有令德今以其祝邑侯者祝太翁先生又烏可以已耶且侯之祖德余嘗悉之矣侯之太翁爲路然先生曾受

世祖

章皇帝寵遇簡爲江南布政使蓋以江南財賦之區

非先生莫勝其任而先生以實心任事總理區畫釐奸剔弊奏課爲天下最尋陞少司農先生益殫心力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十三

痛絕苞苴不受餽遺凡所以理財源節財流有裨國家者孜孜爲之纖悉具舉一時在廷諸公無不稱先生爲真長者其後致仕家居而余亦時時過從聆其緒論景其高風寡言笑樂頤養門無祿賓殆所謂可望而不可拔矣總之先生一生自當官以至致政一以培養元氣爲主而不爲慷慨寡恩之舉今年過八秩氣體矯健貌腴色渥毛不改色處戚族閭里敦篤慎脩門以內嚴而有恩諸凡創造樹立俱遠爲百世計而其大者尤在庭訓諄諄以聖言之君子愛人爲

萬古不易之論而循良慈惠繼美前賢無日不形於
往來簡牘中然則侯在今日得此賢聲於燕趙有司
間者雖曰其天資穎異愷悌過人哉而水源木本培
之於祖德者深矣故我邑人今日之壽我侯其與壽
太翁先生不敢作二觀之也余是以執筆而樂爲之
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

太陰夫坐不預於二顯之也余是以辭筆而樂爲之
序
萬古不易之論而辭其慈惠繼美前賢無日不形於

謝晉石邑侯壽序

蓋聞一邑之治與治天下同故衣袽之戒載在既濟
四爻而桑土綢繆見於詩人之咏凡以思患而能豫
防故事至而無蹶張之憂使百姓陰受其福而不知
誰爲之者此由於心思縝密識量弘遠以治一邑可
謂循吏以治天下斯可謂賢相矣邑侯謝君來令我
栢行將三載矣侯莅任之次年政治惠流邑用大治
我栢之紳士商民德之而因侯之誕辰會屬余一言
以爲祝今年春栢之人又以祝侯之事來告余曰前
秉濟堂文集

卷之六

奎

此所以頌侯者頗詳且盡矣雖躋堂稱觥編氓之誼
則然然侯亦奚藉此喋喋爲也衆曰不然我栢當四
達之衝自去冬軍興以來西南烽火達於荆楚糧草
供應所需數萬羽檄星馳晝夜馳至兼以兵戶三部
之催督道府諸司之符牒征書機密之往來刻無寧
晷又土寇乘機時思竊發邑小民貧非有肆應之才
亦惴惴焉束手而已乃侯則不事張皇曲爲設法米
豆芻束費及千餘金悉預置南北郭外俟大兵一至
照數給發至鷄豚酒餌豐備整齊俾行間將士無不

厭飫以去而一時自上達下交口稱許咸謂他邑不及也侯尤留意城守做前章侯故事脩葺城垣盤詰奸宄使過客皆由城外行走於四鄉設立保甲懸賞罰以驅除盜賊城中按戶撥丁更番警夜雖貴家巨室之奴隸不少貸也夫師徒絡繹而雞犬不驚伏莽潛消而士庶安堵供費日出不窮而蔀屋曾未受一日追呼之苦起視他邑之民鞭撻笞箠倉皇駭愕至莫知所向其望我栢邑殆不啻湯火之視衽席也天下處常之才易應變之才難古人有言曰世治則庸

夫高枕而有餘世變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今夫平居喪衣博帶稱詩說書莫不自以爲才堪濟變矣及至兵戈倥偬之際赤羽如日白羽如月目眩神搖急遽失措否則智窮才索蝟縮不出者地方何賴百姓何賴焉如侯者非所謂大受之器如榷楠杞梓足以肩鴻任鉅而非尋常之所得比擬哉我栢之紳士商民何幸而得此慈惠明敏之賢父母乎故前此之祝侯者下車以後之新政今茲之祝侯者兵興以後之實德也余聞之而翻然曰信哉是皆予之所聞見也

則侯雖無藉於此而夔好同心其能已於頌哉遂約
略其語而爲之序

秉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則爲綴無難欲與而覆我同公其論曰欲配於聖

獲鹿丁邑侯壽序

言吏治於今日蓋亦憂憂乎其難之矣奮發有爲則
凝火烈難犯之猛從容敷布則有水弱易溺之譏嚴
於催科則有剜肉醫瘡之患詳於撫字則有考成不
及之憂此有司之所以難也且其所值之地與時又
有不同者任簡僻之邑車轍馬跡之所不至徵召期
會之所不加訟獄希少年穀豐登爲吏者坐而理之
綽綽乎有餘裕矣若其路當往來之衝皇華之馳驅
如織東山之禁旅時歸而又值旱魃爲虐遺黎嗷嗷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

供賦日煩呼將莫應爲長吏者豈不難哉獲鹿丁邑
侯江右名家胄也讀書得湯臨川李茂明之傳又常
從黎左巖熊雪堂諸先生講求性命之旨而深入其
堂與不屑屑筌蹄糟粕間其學尤長於詩益於三百
篇中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所爲謳吟唱嘆者浹洽
於性情況酬於寤寐漢魏以後三唐始末皆有以究
極百家之正變盛衰而取其溫厚和平以成一家人
言故能以其性情之優柔敦厚者出而爲治宜其視
民之痛癢笑啼無不關切而若慈母之乳哺其赤子

也先是鹿邑之民雀鼠好訟侯曰舍爾穡事從事訖
牒何爲乎爲分曲直務和睦民咸知息訟矣地多伏
莽借客探丸侯曰帶牛佩犢何爲乎爲嚴保甲靖奸
宄民咸知不偷矣編審重務也里書上下其手任意
去取侯親自校閱老者汰之壯者升焉期於不失舊
額而民無所費郵傳大政也芻束舊派里下價值短
少侯從公給發未嘗以絲毫病民連歲不登亟請於
上緩其追呼蠲其逋欠民賴以甦至於持身儉約課
士克勤凡月朔之吉爲民訓誨孝弟忠信之事尤諄
諄不厭其詳盡焉於是鹿邑之士民思所以頌侯而
未得其間會侯降誕之期而因大廷尉讎伯寓書於
余以文爲請余家密邇鹿邑悉侯教愛至深且知其
人因以知其詩知其詩因以知其政而鹿邑諸君子
沐浴膏澤歌咏勤苦必非阿其所好也昔孔子曰仁
者壽仁者何以壽哉蓋仁者之慾寡寡則紛華嗜好
一不足以動其中而澹然泊然獨宋其至正如松栢
之根本深固文理正直可以聳壑昂霄而風雨霜露
不能爲之蝕也如金玉之秉德中和賦性堅剛可以

千錘百鍊而砥硃鉛刀莫能與之爭也今侯之欲寡
而心清心清而事簡以慈祥愷悌宅衷而凡所設施
皆爲地方長久計爲斯民性命圖爲敦睦風俗丕變
人心之謀而不僅爲補偏救弊之術其用心至深且
厚矣豳風之什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南山之四章
五章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
耆由今思之侯實當之而無愧矣吾願與鹿邑之士
民賡詩以爲侯之康爵勸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十

月賡詩以爲侯之康爵勸焉
兼濟堂文集卷之六
正章曰樂只君子遐不作耆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
豳矣豳風之什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南山之四章
人心之謀而不僅爲補偏救弊之術其用心至深且
厚矣豳風之什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南山之四章
五章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
耆由今思之侯實當之而無愧矣吾願與鹿邑之士
民賡詩以爲侯之康爵勸焉

陳日寰先生壽序

夫朝無崇論鴻議之臣則廟廊不重野無敦龐純固之儒則閭里不光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是則在朝在野必有需於仁人也而君子以此卜壽考之休焉蓋仁者之居心中和處事藹惻遇物平易治身調暢不必熊經鳥伸呼吸吐納而喬松之壽可必也不仁者則反是故仁與不仁卽壽與不壽徵驗之符契也百求之而百不失焉若四明日寰陳先生其今之仁者乎先生生平行誼莫可殫述大約以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聖賢爲心遵所聞行所知友愛兄弟睦厚鄉黨賑貧乏植孤弱崇信義務耕桑若修輯族譜翺建宗祠俾子姪篤一本之誼而油油然相感以勉于爲善之路以是郡邑大夫延爲大賓授几杖執醕醬非盛德感人焉能如是乎先是先生于卯辰間抱病九閱月寢息之際若有人侍側自言姓名久臥床褥而氣息不憊蓋其清明強固之體本無所歉于性生故有如是之孚應也今先生年且八袞矣耳聰目明行步健捷如少年猶每歲取書史就月光中讀之以試目力先

之文之書雖寓意仙釋如八關麻姑等禍世尚寶之
而况以不朽之文傳不朽之人其又可得而泯滅耶
公生於廣平塋於沙河於予爲鄉先達唐世五品以
上官例得用墓碑而公之于渾乞御制不得俟諸魯
公垂暮之筆而後成閱春秋迄今九百餘年中間若
有若無於荒煙斷壠之中者不知凡幾至有宋而范
致君重摹之至明而沙河令方君始續而樹之至我
朝而邢司李蕭君始求其後嗣之榻而傳之以二公
之豐功偉烈麟炳日月猶必待三君而並傳則傳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五

七

者固不重耶而况其下此者耶予生於其鄉目讀書
以至立朝時時想慕其爲人而不克爲之傳蕭公以
簿書鞅掌之餘獨起而傳之則傳之意又何如耶蕭
君李邢三年以上考
內召其所治行邢之父老子弟能口傳之而獨殫心
於是蓋師文貞之方嚴龐厚以釐剔而撫綏師魯公
之亮節正性以鋤強而坊俗則其斤斤乎傳之者功
在文貞魯公而所以傳之意功不止在文貞魯公也
按書法自大小篆變而爲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

樂小邑亦巖邑也其地北爲恒山之屏西通晉陽之道東連大陸之澤南扼九省之衝事之繁劇十倍於他邑而民之疲困亦如之自非德足以撫循而才足以幹濟難以勝其任而愉快矣况自兵燹之後城郭凋殘廬舍瓦礫卽一過者畏其不可入以資民樂治本朝定鼎以來生聚教養元氣難復凡往來冠蓋每過此輿嘆曰是猶一鄉一聚已耳何名爲縣也適蜀川趙侯來宰是邑其學以濟人利物爲本其治以簡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易清靜爲尚常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古人名言也然而規模次第應整飭者不可以不整飭精神志氣應奮迅者不可以不奮迅大之治天下一省小之治一郡一邑皆是物也下車以後刊除苛法布以仁恩休養其民不啻慈母之視弱子而且葺學宮治城隍巖隄防謹守望舉凡可以勵世成俗涵濡長養乎樂民者不憚焦心勞思俾夜作晝而爲之期年樂果大治然侯之心力亦因以告瘁矣壬子夏秋間遂以病上請樂民聞之若失所天匍匐而赴保

陽籲呼祈留當事因迫於民情檄令視事如舊蓋侯
於功名視之澹然若此然惟澹於功名者而後濃於
愛養是以其治若斯之美也茲以歲之禋日爲侯嶽
降之辰樂邑士民越疆而請余文以爲祝余維往來
數經此地見城郭學校人民廬舍皆迥然異于昔日
之蕭條而風俗亦漸進於淳厚久已心識之旣而詢
之衆口則其言若出一轍余以此益信侯之規模次
第整飭得其方而精神志氣奮迅得其要也推此以
治一郡一省天下可矣何但一邑哉乃述士民之情
而爲詩以歌之曰治水洋洋浚水湯湯二川溶溶潑
樂之疆侯來自西洵美且康其心聿惠其度則莊大
田多稼築其圃塲育之誨之示以周行百廢俱舉棟
桶翼張春酒脰壽躋于公堂歌彼泂酌餘饌生香豈
弟君子譽處有慶

廣平沈太守加級序

聞之太守之權莫重於兩漢凡兵刑錢穀禮樂教化之事得以直達之於上而丞相與御史大夫奉上意以行之於郡國其制至簡便也迨其後而觀察防禦轉運制置使設矣又其後而行中書省廉訪使設矣太守乃不得上其事於丞相御史大夫而丞相御史大夫亦無由行之於太守蓋其層次愈多而其所以爲治之具愈繁天下之治所以不能進於古者此亦其一端也雖然人以官重乎官以人重乎亦在乎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五

之者何如耳爲治之術不一有尚綜核者有事粉飾者有貴因循者有務結納者各逞其意之所便安以爲治而百姓往往受其弊矣廣平東通齊魯西連澤潞南接楚豫北拱

神京素稱名郡然地多水災民號健訟守斯土者苟

不能以道化民雖久任迄無成效也太守沈公少負

經濟才兼博學有文名舉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

之秘莫不采其精英飽其腴雋而吳越奇碩之彥燕

趙瓌璋之儒久矣結隣恐後矣筮仕唐山請蠲荒田

千三百頃優考內陞晉遷郎署歷河南太守遷屯田副使清理粵鹺除逋課八十餘萬遷南楚西江二郡鹽筴於兩淮商民德之然公不事拔援一意孤行因事註誤謫衢郡丞時方變亂躬擐甲胄登陴誓衆郡以保全前無後無

朝廷聞而嘉之以廣平爲股肱郡擢令師帥公甫下車卽延接紳士耆老詢所以興利除弊者俾人人得盡其所欲言於是修築遙隄數千丈而滄溘二水昔之直抵城下者今則安瀾而由地中行矣卯辰之間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天久不雨公爲民請命齋素步禱而甘霖四霈禾黍芄芄矣郡志久廢公聘太史申隨叔昆仲網羅彙輯罔有缺遺俾吏於斯者有所稽考學官領圯捐貲以爲之倡而尊崇二祀廟貌儼然其他訓士子平賦役戢奸宄清刑獄凡可愛養斯民者勤勤懇懇無不竭其心力之所至而不憚勞瘁卒瘞焉公尤精於會計悉心持籌九邑之賦完納報竣外得羨餘數千金公不敢以之自私而悉籍其數以輸之公帑事奏

聞優獎加級而一時之托公宇下者咸欣欣然動色

相告曰公之惠以及人而廉以律己者至矣可無一言以頌之乎乃因永年盧令君而問序於余余之於公也蓋自其作令堯山之時已沐其河潤之澤今且三十年矣微二三明府之有言也余且將賡揚之况出於夔好之公乎蓋公之居心也澹泊其持度也坦平其自守也高簡而其與物也溫藹所謂澤無不漸明無不察由近而及遠自己而及物以是邑里不聞夜吠之犬市廛不覩晨飲之羊鳴鏑絕於砥路茂草鞠於圍扉蓋其大指在清靜不擾而諸事釐舉使人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含和飲醇而不見其紛更之迹豈與夫綜核粉飾因循結納者同日而語歟吾聞之公之先人元鑑廣文公章服三稱臯比協於閩洛太翁玉麟公官至日南太守循良久著公遠於家學孝友克敦森森玉樹箕疇五福庶其備之今以文學發爲政事宜其治行之卓然不羣也昔文翁興教化黃霸得人心龔遂息盜賊召杜勸耕稼尚清平若公者可謂兼之矣異日者天子徵召海內賢太守賜以璽書躋九卿之列公其首選也一時增秩之榮寧足以盡公之美而沾沾爲公

稱頌者耶以見紳士軍民之感戴盛德而出於中心
之誠然而弗能已耳故不憚颺縷其大略以爲公祝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六



之類然而弗能已耳故不憚颺縷其大略以爲公祝
稱頌者耶以見紳士軍民之感戴盛德而出於中心
之誠然而弗能已耳故不憚颺縷其大略以爲公祝

贈紀江波補中翰序

晉古鼓城地也自魏文貞公以相業彪炳唐代致君澤民行仁義而旣效幾再見唐虞三代之風非其地之靈秀環聚何以篤生偉人有如是哉而儒者猶苛求其曾事建成之過若是則夫子不應大管仲之功也故余嘗景仰遺徽爲諸生時曾至其地徘徊想像而不能去云其後余所取士聞喜崔子高來守是邦余告之以愛民養士之道以爲古帝王所以爲治者不出此四字而子高果能得紀子江波于諸生中癸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十九

卯發解一時海內諸名宿莫不傳誦其文以爲有臺閣氣象迨庚戌余典禮闈而紀子復得前茅成進士一時海內之稱紀子者復如之然紀子不色喜不氣盈欣然有以自下意念深矣會中翰缺人銓曹題請會同內閣於三科進士中選取於是紀子往應厥試復以高等見錄諸親友之知契者旣慶中翰之得紀子而又慶紀子之有光於中翰也僉謀舉賀而求余文以序之余竊考之典制中書省之名自魏晉始焉李唐以來對掌文誥出納書命撰正音訓因有廻翔

青瑣典掌紫泥之稱而又有出納絲綸發揮訓誥之
任何其重也自非徐邈之文偉劉超之忠慎直密勿
之側居清切之地焉能勝其任而愉快乎今紀子江
波鍾恒岳之靈萃滹水之秀周情孔思宋艷班香本
未兼之卽由此而歷臺諫躋卿貳出其所學以恢弘
堯舜君民之願作文貞公之後勁其又曷可量乎雖
然余曾忝居機務之司爲中書長知中書舍人爲文
士之極任

朝廷之盛選趨走承明之廬簪筆金華之殿制詔出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

入文字檢點政事源流賞罰機要所關匪細古人不
語溫室之樹良有以也其亦惟清惟慎惟勤而後可
乎若是則如東方生所言可以爲天子之大臣矣豈
但以紫薇花下九成臺前染毫揮翰爲榮已哉於是
諸親友咸韙余言之不謬也遂書屏登堂觥籌交錯
爲竟日之歡以賀

士自垂髫受業高之期爲聖賢不忘著述卑亦紆青
拖紫揚名顯親博士弟子其近且小者耳雖然學未
有不自述而之遠自小而之大者語曰千里之行起
於跬步言託始之有基也顧進取一道窮巷白屋之
士與華胄閥閱之家其難易有間閥閱之家藉箕裘
之世澤服青箱之素業譬如輕車熟路而復有善御
者爲之齊其轡啣可屈指而計所歷之途矣若窮巷
白屋者饑寒亂其胸耕耨瘁其體進無先達之援退

無膏火之資伊唔長夜百計揣摩或多沉滯甕牖間
故其自致青雲視閥閱家較難要之此二者苟能自
勉各有所立而得之賢父兄之教者居多余鄉連子
成之舊居北郭自其先人華宇公教授生徒一時濟
濟多知名士旣且成歲進士矣乃數竒弗仕齋志以
沒成之侷儻有俠氣人之緩急已視之以是致睚眦
於豪有力者鼠牙雀角之害殆將數年家產拓落僅
四壁立乃率諸子退耕于南陽之野長聞遠故知名
士縉紳先生多樂與之遊者仲則耑力穡事叔子甫

弱冠今歲學使者首雋入庠且亟稱賞其文不置里
中與成之契者將稱觴以賀而問序於余余惟成之
素號望族家學有傳中年伉爽不屈晚而閉戶不與
外事一意課子教孫叔子弱而食芹盛德之積稽古
之力也請以是爲成之賀客唯唯余又曰聞遠不階
尺土起家勤儉仰事俯育人無間言得親之歡孝也
撫弟成立友也請以是爲聞遠賀客唯唯余則又曰
務成於勤墮於怠業精於斂荒於嬉惟學可以取益
于古人惟問可以取益于今人前此近者小者賢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三

兄之事後此遠者大者非盡賢父兄之事也請以是
爲叔子賀客皆曰善哉賀而兼勗之之意焉乃論次
其語爲之序

古人或定交於杵臼之間或論心於傾蓋之際羊左
管鮑范張雷陳史編艷稱之夫朋友而恤患難同生
死豈易得哉氣之所孚風雨不輟其音霜雪不凋其
色此所以為道義之交比於斷金而詎曰汪汪淡如
水而已耶使天下之交而皆澹然如水則友道之息
也久矣惟杜子子靜與余垂髫友善以文字相商訂
以德業相勸勉迄今三十餘年矣始終如一日且子
靜又非特善于余也其於少宰梁敷五大司馬玉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大司空傅歎齋同郡諸公又皆交之於垂髫而始終
如一日由是海內之走聲殺遊燕趙者相見必詢及
曰爾得見南亭杜先生乎一時賢士大夫亦莫不折
節枉車駕而先之夫子靜何以致此哉蓋子靜天下
士也天下士才必大氣必沈度必弘懷必虛學必廣
博而淵深神必浹洽而周到可以諧和羣賢可以鼓
舞一世可以左方而右圓四應而不窮彼夫錐刀之
徒筐篋之智守其環堵沾沾妻孥之間以享其衣食
之供曰我於造物亦至足也是何異於蚋鳩之飛捨

榆枋控於地而已者乎又烏足語於鵬鷖之觀昔晏
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子靜蓋今之平仲也惟信
友者斯能獲上子靜若此可以爲天子太臣矣諸親
知慕子靜之德皆欲贈之以言余故不揣鄙拙而先
爲之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全四

兼濟堂文集卷之六
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子靜蓋今之平仲也惟信友者斯能獲上子靜若此可以爲天子太臣矣諸親知慕子靜之德皆欲贈之以言余故不揣鄙拙而先爲之序

贈隆平唐尉序

隆平漢廣阿地也於真定爲東南屬邑在漢高帝時
卽以戶口繁衍稱漢書所載廣阿懿侯任敖以千八
百戶封者是也而其北又有象城亦載於史策今廣
陶舊城在邑之東南而象城之迹已泯盡併入隆平
矣壯哉縣乎顧南有漳溢之水又有任縣之泊西有
泚彭槐沛諸浸悉滙此邑每當夏秋之交巨浪滔天
汪洋無際古之所謂大陸澤也以是民鮮獲粒食凋
弊日甚時匿萑苻間爲盜惡之者不知其迫於饑寒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金

也又從而剪薙之不恤嗚呼民之子遺者幾何矣大
約親民之官莫切於縣令而丞尉亦與有力焉如催
科聽訟學校鄉約固令事矣至於查保甲載盜賊嚴
巡緝治墻濠築隄防則縣尉之職掌而令實有所倚
藉焉唐子隆平尉也勤慎廉敏佐治多賢聲而築隄
捍患俾民無漂沒之虞獲播種之利者其政爲尤著
先是邑民亦頗充足自戊申來困於水厄頻年衝墮
漸成澤國戊午之秋霖雨浹旬漳盜旣溢水泊氾濫
所謂泚彭槐沛者復助之爲虐禾稼不登民皆四散

明年春適唐子新任週遭相視得其要領慨然曰水
之爲患大矣不拯而救之邑其墟矣乎卽日徧告紳
民虛心商酌某隄宜修其尺寸高厚應若何某口應
塞其塞之力役多寡應若何且曰築之尤宜防之也
介馬而馳日往來於酸風烈日中雖寢食失時不遑
恤也未幾而功以告竣戶安其居農復其業熙熙然
不復如往歲之東西震撼矣於是降之人感之不憚
越境而來請於余曰邑曹唐君賢而愛民者也所惜
者位不甚顯耳使其人而宰方州躋牧伯其利濟又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

當何如也幸得一言以彰之庶幾藉以垂不朽乎余
旣素知唐子爲吏之仁而至此益歎隘邑之士民愛
戴之真也夫三代之直道猶在人心未盡沒也昔漢
之朱邑少時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育爲行未
嘗笞辱人旣去而民尸祝之後官至司農今唐子旣
以隆邑爲桐鄉之民而隆邑之民亦自視以爲唐子
之桐鄉固其宜歟故官之賢否不在尊卑大小也尊
矣大矣而不賢不愛民何益卑矣小矣而賢而愛民
雖欲不稱之得乎今諸君子猶以唐子之位不甚顯

而代爲戚戚焉則世之宰方州而躋牧伯者吾不知
其賢與愛民視唐子爲何如也

秉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其賢與愛民視唐子爲何如也

而代爲戚戚焉則世之宰方州而躋牧伯者吾不知

送勤姪歸彭城署中序

子之來也爲遊雍而來也子之歸也爲省親而歸也夫以遊雍而來是則事君之始以省親而歸是則孝親之大然則冒暑熱涉風波雖長途數千餘里固不可以言勞矣嗟夫今天下之人往來於京華者皆其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其不爲利而爲之者蓋鮮矣有所爲而爲則以朝廷辟雍養士之大典而僅以爲博一官升斗之賞嗚呼何其鄙也昔洪武之初國子生爲執事大臣者濟濟然也要皆忠誠明達足以結人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

主之知而周百姓之隱其後教法壞而國子生之進身者益卑極其所至不過郡丞州守而止其能至清華者千百中僅一二人故今日之爲國子生者非砥礪於學未足以展布其生平也子至彭城其尚勉乎哉四子之書皆聖人之學也朝夕承顏而外則諷詠抽繹體驗於身心動履之間尚經術慎言行以希上世所謂西京太學者如是則雖冒暑熱涉風波往來數千里而不爲無益之勞矣孝親之大也事君之始也終身之所就其在此行哉

贈潘藏山序

嗟乎世之人薄於父母而因以薄於兄弟夫豈其本心哉貪於財利惑於妻孥而天性之仁義因以泯沒故生前猶知敦睦迨其死而忘之矣迨其死之久而愈忘之矣若夫愛親敬兄數十年如一日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此孝弟之庸德聖賢之階梯君子所敬而求也若藏山潘子其幾此矣藏山之先世爲四川嘉定州犍爲縣人自其高祖崑山公始卜居於定興之故城店而擇塋地於方上村之西南至於藏山五世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十九

矣父後泉公生藏山兄弟七人藏山其七也前此家業未盛族丁稀少長兄子敬孝順篤至勤儉性生力作經營兼以貨殖晝則灌溉田圃夜則持籌會計諸弟方幼婚娶無虛日皆倚辦於子敬而子敬應之裕如父母無憂色不幸染疾不起猶出百金奉父母曰以爲老年甘旨壽兒含笑地下矣亡年方三十有二父母哭之慟絕而復甦然賴于敬幹辦積累漸以充裕六子皆能成立父母享年八旬臨終囑諸子曰我潘氏之家成於爾之長兄奈爾兄早死無嗣賢孝如

此而俾不血食我二老人死不瞑目爾曹其念之諸子皆垂泣失聲曰敢不仰體親志繼以歲月蹉跎兵燹流離五兄相繼殞歿未申厥志而藏山自亂定後徙居深山父子力作衣食復稍稍克足每念二親臨終之言痛心於兄拮据之日未嘗一刻忘乃於康熙六年欲以子玳爲亡兄子敬嗣奉歲時祭祀又念其兄之早亡而未及分產也析產爲六藏山則損已之產田均分之以爲牲醴資事聞於官有司義其舉一時遠近親友莫不讚嘆其事以爲希有走以告余余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六

幼從先君子上公車數過定興宿止藏山之家見其父子兄弟熙熙怡怡知其爲敦睦望族而藏山又嘗往來蔚州與光祿環溪吟風弄月量晴較雨有古隱者之高致乃其孝弟之至行又克如此其可謂賢也已其可謂仁也已嗟乎世莫重于倫常彼孤竹君之二子非有矯異絕人不可及之行也一則父命一則天倫惟是本心最初一念不忍汨沒遂視其國爲敵屣而子輿氏稱之爲聖人田氏三兄弟至於析紫荆而欲分之樹遂枯死葢草木有知亦惡而恥植于其

庭也後雖改過痛哭其初之貪鄙亦甚矣若藏山者
數十年如一日而不忍其兄之無嗣不忍忘其父之
遺言亦自得其本心之所安而已豈以爲名哉會環
溪序其事以垂示潘氏子孫余喜而弁其端以愧夫
世之知有田產而不知有父兄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世之欲富田產而不忍其父兄者
莫如其導以垂示潘氏子孫余喜而弁其端以愧夫
世之知有田產而不知有父兄者
幾十年如一日而不忍其兄之無嗣不忍忘其父之
遺言亦自得其本心之所安而已豈以爲名哉會環
溪序其事以垂示潘氏子孫余喜而弁其端以愧夫
世之知有田產而不知有父兄者

貢監齒錄序

天之生材也不一而皆適於用使掄材而廣其途以求之吾知其宜於治矣迺後世用人往往拘狃資格此崔亮之停年所以來哲士之譏也昔漢之名臣多由貨郎起家如張釋之司馬相如黃霸等彪炳史冊指不勝屈凡厥庶民既富方穀豈不然哉

聖

天子以天縱英姿銳意圖治破資格爲三途並用法俾科目而外偉人奇士皆得以鴻才碩德晉秩清華所在下僚固已爭自砥礪仰希知遇矣而一時膠庠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全

名彥下逮民間俊秀亦莫不鵠起鸞馳人文炳蔚蒸蒸日上蒸稱盛焉大司成于是彙進而試之其文章卓然自見而因以奮跡於科名者又皆相望也同人鴈行相序乃曰吾輩幸際文明之世而得以乘時自騁於功名若但以國學上舍自畫而不以學問事業自振作不有負於薪楨棫樸之化乎願自今以往求其材之足以適於用而尤求其適於用之本庶幾兩漢諸臣可以企及而又何資格之足限人哉余聞而避之故述其語而爲之序

人生斯世莫不欲希各爵以爲貴而不知貴在己不在位也莫不欲積金帛以爲富而不知富在才不在財也莫不欲得子孫以昌厥後享期頤以樂天年而不知嗣與壽在德不可強也故乘權藉勢雖爲行道之所資而布衣韋帶君子重之席豐擁厚雖爲閭里之所慕而甌釜生塵賢者甘之至若富貴而子孫不肖或不克有後及夭折不祿抱恨終身者又不知其凡幾也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言其志也如不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十一

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觀於此也審矣南華生有言曰鼯鼠飲河不過腹滿鷦鷯巢林不過一枝余獨悲世俗之人不知止足終其身營營逐逐以其神明智識沉溺於貪慾而不得其津涯之所在也良亦苦矣若余邑李翁知元者則異是翁少負軼羣之志早歲蜚聲膠序植名節厲廉隅步趨動循矩獲然稟性剛毅素不甘以非禮受屈於人故里中雖有強暴間起而負之者卒亦莫能勝也積學數十年不得志於場屋中年棄諸生退臥隴上督耕課子務本節用一堂

之上四世濟濟不析箸不私蓄雍雍然有敬遜和樂
之風而翁且秩逾古稀矣童顏素髮日與二三父老
徜徉笑語於桑麻鷄犬間一空人世得失榮辱之見
殆古所稱羲皇上人歟於是翁之親若友咸以爲盛
德大年梓里之光旅進以賀而屬余文以佐觴焉夫
家庭之慶上協於天苟陳之往事可按也太史將奏
德星聚於此日乎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德星聚於此日乎

宋致文題上謝伏天書刺之并碑可憐也太史祥奏

歸大半對里之次旅進以賀而屬余文以佐觴焉夫

德古瓶爾獲皇土人燠伏畏餘之跡其文以爲

歸贊笑語於桑麻鷄犬間一空人世得失榮辱之見

之風而翁且秩逾古稀矣童顏素髮日與二三父老

徜徉笑語於桑麻鷄犬間一空人世得失榮辱之見

